

## 沧桑齐鲁

惨案发生时，金氏熏鸡第二代传人金英华正在煮鸡，日本人破门而入，把烧鸡一抢而光，后来这种烧鸡被称为“鬼子鸡”，村民借杀鸡吃鸡泄恨。

# 1938，一个村庄的抵抗和创伤

□ 本报记者 卞文超  
本报通讯员 时永强 刘旭东

今年春天，临清市金郝庄镇金东村和金西村村民，正在筹划新建一座村办纪念馆，地址选在夏庄支沟西侧。1938年，一场大屠杀为鲁西这个村庄村史留下了最黑暗的一笔。

70多年前的金郝庄曾富甲一方，村外建有两三丈高的围墙，围墙外修有深深寨壕。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一个村庄的防御不堪一击，民众自发的反抗背后，留下一声沉重的叹息。金增山和金兰青是两村的现任村支书，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撰写碑文，刻制石碑，告慰灾难中逝去的108个生命，让后人铭记那段惨痛的历史。

## 时局内忧外患 乱世狼烟四起

金郝庄镇，地处临清、高唐、夏津三县交界处。该镇的金郝庄村现在分成了金东村和金西村，两个村庄没有清晰的分界线，村里的老人们经常给后人讲同一件事：1938年农历九月二十九，鬼子用大炮打开金郝庄西门。

今年88岁的金朝祥老人，惨案发生时还是一个不满13岁的孩子。现在，老人回忆起当年的那一幕，不停地念叨：“真惨，真惨……”

抗战初期，临清隶属山东省第四专署，专署机关驻临清。1937年9月下旬，山东四专署专员赵仁泉和国民党临清县长及部分乡绅南逃。临清商民推举商会会长胡尽忱为地方治安维持会会长，不久，刘彝臣接任。值此群龙无首之际，土豪劣绅横行，兵痞匪首当道，司令如毛，社会秩序极度混乱。

1937年10月28日，日军骑兵一部从邱县出发，过卫河浮桥，进攻临清，临清县城失陷。1938年11月20日，日军300余人从临清去高唐，途经临清县金郝庄村时，金郝庄村民团拒绝日军通行。

## 民团拒开寨门 日军炮轰西门

“那天，临清的鬼子从金郝庄路过，要去高唐。驻在村里的杂牌军不让过，双方闹翻了。”金朝祥说，当时的金郝庄外围有三丈二高的围墙，东西南北各有一个寨门。在战乱年代，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

据村里人讲，金郝庄的“围子”在十里八乡有名，叫做“仁和寨”。在围墙上可以走马车，围墙外是很深的寨壕。现在位于金西村委员会西的小学校，建教学楼的地方就是原先的老寨壕。

金朝祥所说的杂牌军，受雇于村上的族人，是保护村里的治安民团。当时的金郝庄，在临清是富甲一方的地方，村里有上万亩土地，主要种棉花。花行（相当于现在的棉厂）和漆店做的大买卖。漆店大厅的柱子，粗得一个人人都抱不过来。金姓人是地主，村里的异姓人都是金家的佃



日军在华北地区行进

户。乱世中为求平安，地主乡绅修得起高高的围墙，雇得起团勇，在当时并不奇怪。

1938年农历九月二十九，日本兵在村外叫门。寨门没开，杂牌军在“围子”上开了枪，打死了对方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日军顾问。“鬼子恼了，这队日本兵来了300多人，还有三辆汽车。”金朝祥说，汽车往南开去了，鬼子在西门外架起机关枪，支起了大炮。第一炮打偏了，第二炮，金郝庄西门门板被炸飞。

日军开始报复，在村西不远的小树林边用大炮向西大门进行轰炸，同时用机枪向杂牌军扫射。经过激战，杂牌军寡不敌众而撤退。

## 黑烟五里可见 屠杀平民108人

金郝庄村民没有预料到的是，日军攻入村内，自西向东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进行疯狂屠杀。

金朝祥的家在村西，见鬼子进了村，金朝祥从东门跑了出去，到肖寨村舅舅家去避难。日本兵进了村就放火，不管男女老幼，见人就杀。那天的滚滚黑烟，一直蔓延到了五里地外的肖寨村。

“那天父亲午后去地里了，奶奶被家人抬到了马庄。”金朝祥说，当时，村民从寨门里往外涌，四处逃生。

跑到肖寨村的姥姥家，金朝祥还能听到村子里响起的枪声。金朝祥的舅舅当时预感到，这回金郝庄出了大事儿。金朝祥和舅舅又悄悄回到了金郝庄村外，趴在路壕里探听消息。“鬼子下午两三点钟进村，到天黑才走。”金朝祥说，那一天，全村死了108人。

据老人们讲，在西门里，那时有一家开花行的，与日本人通商，常到济南去卖棉花。听说日本人来了，出门去迎，结果被鬼子用铁丝捆住，然后



日军在华北地区大扫荡图片资料

被活活烧死。

“花行一下被烧死了8口人，还有几岁的孩子被活活摔死，扔在了湾里（水坑里）。”金朝祥说，村西是被烧杀最厉害的地方，有的一家就死了三四口人。

金朝祥印象最深的是，鬼子屠杀过后的村庄，鸦雀无声，“现场很惨，人都傻了”。那段时间，一到天黑，村里的人就都走了，都不敢在家。

今年80岁的金家温，是金东村人。当年惨案发生时，金家温只有四五岁，别的事儿他不记得，只知道母亲抱着他一直跑，一直跑。

## 遗迹见证多消失 “鬼子鸡”仍流传

那次惨案中，金郝庄100多间房屋被烧毁。400多人的村子不到半天的时间死了108人。108名死者中，多数是被烧死和刺刀刺死的。金增山告诉记者，听村里的老人们讲，在这场灾难中死去的，全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为了了解那段历史，2006年12月26日，临清市抗战调研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和临清市司法局公证处的公证员就金郝庄惨案的情况，到金郝庄清涼寺，“马连长”就是当时杂牌军的首领，“上肖寨去请人”是因为不远的肖寨村有个专埋死人的“架子队”。短短一句民谣，村民口耳相传至今。当年时局更迭，时势变迁，战争中村庄的惨状历历在目。

对于金郝庄的惨案，金东村支书金增山和金西村支书金兰青都听老人们讲过。当年，日本兵进村后，在村西头杀得最厉害，街上跑的骡子和狗都没逃过。

“奶奶住在村东头，出门正好碰到鬼子。”金兰青说，日本兵正忙着烧房，他奶奶侥幸躲过一劫。

金增山曾听村里的老人讲，日本兵打金郝庄那天，村东头一户人家家有丧事。日本兵来了，



幸存者88岁的金朝祥老人

别人都往外跑，孝子还要坚守孝道。“孝子端着酒和烧鸡去看日本人，结果被一枪打死。”金增山说，在村西头，一个扛活的年轻人趁日本兵不注意将对方打倒，跑了出去。还有一名被扔进火堆的村民，被日本兵打了一枪后，从火堆中爬了出来，后来藏到一口棺材里，算是捡了一条命回来。

侥幸躲过一劫的，还有金氏熏鸡第二代传人金英华。惨案发生时，他正在家中煮烧鸡，日本人闻到香味，破门而入，把刚煮好和用杉木熏好的烧鸡一抢而光，金英华因此祖传技艺而使全家免遭日寇残害。后来这种烧鸡被称之为“鬼子鸡”，金郝庄村民借杀鸡吃鸡泄恨，金家后人至今坚持不改这一小吃名称。

那次惨案中，金郝庄100多间房屋被烧毁。400多人的村子不到半天的时间死了108人。108名死者中，多数是被烧死和刺刀刺死的。金增山告诉记者，听村里的老人们讲，在这场灾难中死去的，全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为了了解那段历史，2006年12月26日，临清市抗战调研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和临清市司法局公证处的公证员就金郝庄惨案的情况，到金郝庄清涼寺，“马连长”就是当时杂牌军的首领，“上肖寨去请人”是因为不远的肖寨村有个专埋死人的“架子队”。短短一句民谣，村民口耳相传至今。当年时局更迭，时势变迁，战争中村庄的惨状历历在目。

经历过那段历史的老人，现在在世的已寥寥无几。“村里的‘围子’现在没有了，见证过那段历史的老房子现在一处也没剩下。”金增山说，为了让金郝庄的后人别忘了这段历史，他和金兰青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村里要建一个纪念馆，碑文中刻上惨案的过程和那些逝者的名字。完成这件事有困难，但金增山认为，如果不做这件事，那他这个村支书是不称职的。

“老房子没了，城墙没了，甚至那些坟都被平了。”金家温老人说。但九月二十九这天，金郝庄的历史上发生过什么，后辈人不会忘记。

这些经卷尘封于石窟崖壁的密室，在蛛丝和尘垢中已沉睡千年。

百年之间，这六十七卷遗珍如何一路飘泊，从西北荒漠散落至山东？

# 敦煌遗书山东寻踪



《大乘无量寿经》卷轴全貌(藏文)

余卷敦煌遗书全部侵吞。

“这期间敦煌遗书在北京形成了一个‘小市场’，一些官员、收藏家甚至一些日本收藏家都能够零星搜集和购买到。在北京为官的山东籍官员，有可能获得一些敦煌卷子，回乡时带到了山东；也可能有些山东人或收藏机构前往北京购买。”沙武田称。

山东大学文献学教授杜泽逊称，刘廷琛是晚清翰林院编修，未代帝师，同时也是著名的藏书家。1911年清廷覆灭后，他寓居青岛，同时将所有藏书带到了青岛，并自建了一个藏书楼名曰“潜楼”。1932年刘廷琛在青岛去世后，其潜楼的藏书逐渐散落，这其中就有敦煌遗书。

“我早就知道省图有两卷唐写本卷子，但之前不确定是敦煌之物。其实，敦煌遗书有很多机会流散山东，像省博、省图发现部分敦煌文献，是相当正常的。”杜泽逊说。

□省博不少卷子盖有省图和王献唐印章。67卷敦煌遗书很多原本是一家人，抗战爆发，这批敦煌卷子曾数千里转赴四川，被秘藏于四川乐山大佛寺崖洞中十余年。新中国成立后，敦煌遗书回归山东，其中一部分划归了省博。

记者在调查过程中，一个关键历史人物的名字被反复提起，那就是王献唐。民国期间，王献唐担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搜集和保存了大量古籍，抗战爆发后，在他的努力下，大批山东古籍文物等被运往大后方。解放后，从大后方回归山东的大批珍贵古籍文物都放到了省博了，这其中就有敦煌遗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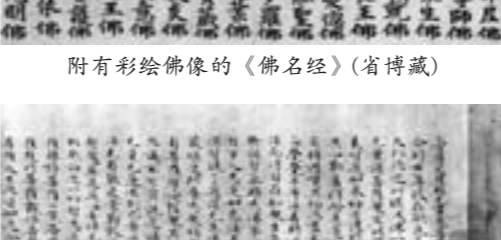
省博去年发布的《山东博物馆藏敦煌遗书叙录》中，提到省博敦煌遗书中，有9卷的来源是山东省立图书馆。

原来，王献唐在1929年出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在任期间，他广搜典籍，充实馆藏，秉持“变私藏为公藏”的理念，山东大量私人藏书陆续入归公藏。“唐人写卷，宋元旧契，明清精刻及名家抄校稿本，达七百四十六种，三万五千四百册。”著名王献唐研究者，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李勇慧称，抗战爆发，为躲避战乱，保存山东文脉，王献唐决定选取馆藏文物图书精品，南迁至战争的大后方四川，这次南迁行程达3500余公里，最后到达四川乐山大佛寺。王献唐一行将图书文物悄然秘藏于临近乐山大佛寺的崖洞里，封好洞口，为守护文物图书，他甚至长年蛰居岩窟佛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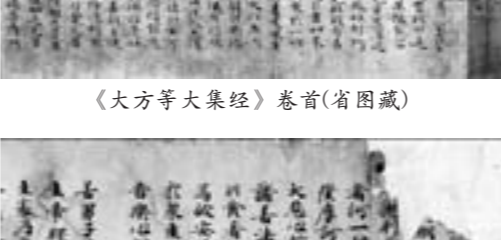
1947年，王献唐回到山东，曾向当时国民政



附有彩绘佛像的《佛名经》(省博藏)



《大方等大集经》卷首(省图藏)



残破的《思益梵天所问经卷》卷首(省图藏)

## 相关链接

### 临清抗战三失陷

□ 卞文超 时永强 整理

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调集了大量兵力，从华北到华东、华中，形成了正面战场的防御体系，进行了忻口、淞沪、太原、徐州、武汉等几次比较大的战役。在这些战役中，国民党的爱国将领和士兵，基于民族仇恨，表现出空前未有的抗战热情。

1937年8月平津沦陷后，日军分4路向华北地区展开进攻。其中沿平汉路进攻的日军，10月10日占领石家庄，继占邢台、邯郸、安阳、新乡；沿津浦路进攻的日军，10月3日进占德州，继占平原、禹城、临清、高唐等地。12月27日攻占济南。1938年初占领兖州、济宁，鲁西北处于日军的包围之中。

在日军的猖狂进攻下，华北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鲁西北很快陷入地方民团、土匪武装、散兵游勇蜂起的混乱局面。

临清是商业重镇，地处冀鲁交界处，又是土匪武装抢掠的重点，外侮内乱，鸡犬难宁，全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抗战初期，临清一带有于德本、吉占鳌、冯寿朋、王来贤、朱光远、商会臣、李占梅、王朝贵、郭长海、孙明远等15杆土匪。各股土匪，常因抢占地盘火并，枪击，战事不断。

1937年10月28日，日寇骑兵一股由邱县出发，从浮桥上渡河，袭占了临清城，县城第一次失陷。日军占领临清后，所到之处，大肆杀戮抢掠。为扩大伪军，壮大势力，日军在临清县城、五、六、七区都建立了伪区政府，先后把临清县城南朱庄一带地方民团、土匪张殿甲、冯舞桥部1500余人收编为伪军，将滞留在堂邑北部吴海子一带的国民党残兵、土匪吴连杰收编为皇协军第一旅。

1938年11月17日，日军从德州出发经武城进犯临清，临清县城第二次失陷。1939年2月3日，日军步骑炮兵数百人奔袭临清，临清县城第三次失陷。

日军占领临清期间，设立伪政府，内设指导官室。除了金郝庄惨案之外，日军在临清还制造了多起惨绝人寰的屠杀事件。

尖庄惨案。1938年11月，日军第二次进犯临清，为架浮桥，18日至临清县尖庄村(现属临西县)抢粮，遭遇民军伏击，击毙日军16人。19日，日军二百人分乘16辆汽车，4辆装甲车突尖庄，烧杀3个多小时，残害无辜群众367人。其中4户被杀绝，重伤7人，失散婴儿2名，烧死牲畜13头，房屋2000余间。

范八里惨案。1938年11月，日军第二次进犯临清，路经临清县五区范八里庄(现属临西县)，当时范筑先所属十六支队武装连驻该村，被日军发现，将村庄包围，并用火炮和机枪对村庄进行轰炸扫射。后又放火烧营房及民屋，对该村进行了大洗劫，共计烧毁房屋300余间，死亡近100人，惨不忍睹。

下堡寺惨案。1944年4月19日，日军对临清县下堡寺(今属临西县)一带进行残酷的扫荡，在下堡寺村，为逼问粮食下落及抗日组织领导人，对村民进行严酷拷打，并将16名群众推入村头水井中，其中13人遇难，这次扫荡共有28名无辜群众惨遭杀害。

书画金石”。可以推断，此卷进入省图之前，应该是被称作“阴佛”的人名或者收藏场所保管，具体是谁、最后如何流入省图，省图历史文献部主任杜云虹称没有相关的记录，有待继续研究。

省博所藏的敦煌写经中，有部分经卷卷首右上方有阴文长方形朱印“献唐/审定”，卷内纸间骑缝处，有阳文方形朱印“献唐”，尾题下有阳文方形朱印“山东省立图书馆善本”；也有不少经卷上有王献唐所做的题跋。李勇慧称，敦煌卷子上面这些题跋和印章，都是王献唐上世纪三十年代所作，这说明早在三十年代敦煌遗书就已经在省图实现“公藏”了。

敦煌写经大多都是长篇佛经，每卷少则五六百字，很多都上万字。但有一卷《佛名经》比较特别，只有长约40厘米、高约30厘米的一页黄麻纸，上面没有佛经，只是分两排用楷体抄写了62个佛名，每个佛名上方对应着一尊彩绘佛像，颜色和形态各异，整张彩卷图文并茂，栩栩如生。

□马德说：“山东的这些卷子，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收藏，都是真迹。敦煌遗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它的纸质经过特殊处理，一般情况下，不会有虫蛀现象。”

马德称，其实，在他前来两馆考察和鉴定之前，基本已经确定这些写经就是敦煌之物。他此次前来主要是过来继续了解一下情况，鉴定一下真伪。

省博的65件本遗书，经过了多位著名学者鉴定，确认出自莫高窟藏经洞。至于省图的两件写本卷子，李勇慧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上海图书馆著名古籍鉴定专家顾廷龙先生曾对这两卷卷子做过鉴定，确认了是唐代写本无疑，具体是不是出自敦煌藏经洞当时并没有定论。

“根据之前的研究，差不多已经确定是敦煌遗书，现在主要是鉴定一下真伪。如果收藏来源清楚的话，一般不会有假。当然佛经有作伪的情况，但是看得多，真的假一眼就能看出来。山东的这些卷子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收藏，通过观察和鉴定，可以确定都是真迹。”马德说，日前他到山东的鉴定令这个论证更为确切。

马德、杜泽逊、李勇慧都说，鉴定敦煌遗书，主要是通过纸张、字体、专家肉眼经验识别，与已经确定的敦煌实物对比等途径。麻纸是盛行于隋唐五代时期的图书用纸，宋元明清时期使用已非常稀少，而且隋唐纸后人伪造的难度极大，这可作为可靠的古籍鉴定依据。山东这批敦煌遗书纸质类型主要就是麻纸，仔细观察还会发现卷子表面未捣烂的黄麻、草迹、布丝等痕迹清晰可辨。

敦煌遗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一般来说，敦煌出来的经卷，在古代制作时就经过特殊处理，如果保存得好，不会有虫蛀现象。”马德说，“目前为止，我只见到过一例虫蛀特别厉害的敦煌卷子，那个卷子之前在南方保存过，环境比较潮湿，这才有了虫蛀。如果在北方的气候条件下，只要保存不是太差，是不会有虫蛀的。”